

MONTAIGNE | TRANS. BY SUN NAIXIU | WORLD MASTER THINKERS



蒙田

〔英〕P. 博克 著
孙乃修 译

蒙 田

[英] P. 博克 著

孙乃修 译

(京) 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李旺盛

责任校对：张继红

封面设计：张 强

版式设计：魏 祥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蒙 田

[英] P. 博克 著

孙乃修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年 8 月 第 1 版 1992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7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04-1348-3/B·284 定价：3.40 元

Peter Burke

MONTAIG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1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1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永德

编者献辞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当·斯

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上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

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蒙田的智慧特色

——代译序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
都与我血肉相关。

——〔罗马〕泰伦修

在蒙田书房里，贴着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这句箴言。这句箴言已经向我们透露出蒙田精神世界的广度以及他对全人类——他不过是把他的祖国法兰西看作整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事物的关注和息息相关之情。他中年时期便退隐到那座圆形塔楼，并非单去颐养天年，也不是将自己闭锁在绿色的田园里去荷锄吟咏，而是在读书、思考的同时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敞开了他的思想之窗。过早地从缠身的公务中退出来，对于这样一位冷静、幽独、富于睿智的思想家似乎是聪明的做法。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这句话——“人类的一切都与我

血肉相关”——巧妙而又深刻地揭示出蒙田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

蒙田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法国的一位很有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知识传统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样一种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形成了蒙田思想观念的时代特色和历史渊源。对个性、人性的尊重以及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相辅相成的两面——由对神的尊重,收缩、复归到对个人、个性的尊重,同时由对个人、个性的尊重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的尊重;由对神的世界的向往,收缩、复归到对自我世界的关注,同时由对自我世界的关注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恰恰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具有世界意识的重要文化观念。这样,对人的研究、对人性的尊重便很自然地取代了对神的研究、对神性的仰慕,而且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人性的尊重同时还带有一种超越种族、超越民族的鲜明的世界意识、世界观念。这样的精神—文化特点在蒙田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他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他相信,人类研究的重点原本在于对人的研究,人应当清醒地认识自己。他毕生所作的工作就是对、对人种种形态的冷静审视

和研究，他要撕去一切人为的伪装和矫饰，揭示人的本来面目，还他一个赤裸裸的本我。在他看来，帝王并非龙种，不过是衣着华贵罢了。脱光衣服原来也是条俗汉子，说不定比他的小民百姓还要低贱、卑鄙、可恶呢！他那支犀利的笔锋几乎挑破了人性的各面。他说，人们一谈到性的问题时就羞答答地悄声细语，似乎把性行为看作一种野蛮，他觉得这很滑稽：“如果把使我们降生于世的那种行为称为‘野蛮’，那么我们岂不成了野蛮人？”对于异域的奇风异俗，他也很看不上人们那种大惊小怪、动辄斥为野蛮的武断态度。他认为，这种否定他人的风俗习惯的作法，实际上是人种优越感、民族自大心理的产物，同时也是眼界狭隘的表现。蒙田对于巴西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理解，对埃及人习俗的理解（他认为一切风俗习惯都有其合理性，都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以及对东方的国度和文化（例如中国）的注视，不仅反映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世界之后欧洲人文化视野的开拓，而且显示出蒙田在对人类文化的审视、把握和理解上所具有的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世界意识，才使他在看问题时常常跳出法兰西的地域局限和欧洲的地理局限、文化局限，把眼光拓展到奇异的东方和新鲜的美洲新世界。也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世界意识,使他没有沾染狭隘的欧洲中心论或欧洲人种优越论观念,而且对人世的种种浅陋的偏见(例如宗教的党同伐异、毫不宽容的态度和做法)持一种嘲弄的态度,他将人类在文化上的平等观念贯彻到对异域民族与人种的文化所作的探讨和研究中去,因而蒙田在对人的研究、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中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博大的文化意识。

然而,蒙田思想最显著的个性特征乃是他的怀疑主义。关于西方的怀疑主义,自古希腊的皮浪(Pyrrhon)就已开其先河。但促使蒙田思想形成的更重要因素是法国动乱的社会现实和宗教的思想统治对他的教育和启悟。他本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的虚伪性、腐败性和残酷性已将自身的“神圣”外衣剥得精光;对思想的严厉禁锢,对异教徒的毫不宽容,残酷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绵延三十余年之久的宗教战争,使法国人民长期处于苦难折磨之中。蒙田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社会时代,这些刀砍不掉的事实使这位天主教徒经历了“怀疑危机”,使他过去那种宗教信仰不能不为之动摇,他的眼光也更其锐利,口吻也更其刁钻,对一切传统观念和世人奉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敢于用他得天独

厚的那种软中有硬、硬中含软的怀疑主义武器来解剖它、嘲弄它、摧毁它。与布鲁诺和哥白尼那种仗义直言、大义凛然的战斗方式有所不同，蒙田则是用富于弹性的怀疑武器和灵活的处世态度作战；他有时极大胆，敢于佛头著粪，对天主教也有微辞，他讽刺天主教的狭隘偏见，揶揄它的教规，抨击这些疯狂、自私的教徒不惜破坏整个社会安定生活、使生灵涂炭、血腥屠杀异教徒的残忍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观念而不惜破坏和平，带来诸如内战、政治革命这样许多不可避免的恶果，使风气大大败坏”；他有时也极小心，很乖巧，低眉顺眼地表示恭顺，愿意听从教会方面的裁决，接受教会对自己的思想控制；他有时勇敢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一间“后屋”来容纳自己的东西，表现我们自己，“社会干涉不着我们的思想”，但他的《散文集》出版时，他却又乖觉地交给教会方面去审查一番，显得那么规矩守法。我们可以看出，蒙田也有两副面孔。在他这里，非传统的观念处处藏锋，但看起来却一脸虔诚。尽管他是那么痛恨虚伪，一生都在无情地撕破别人的伪装。在他这里，对天主教与对自己的良知，文章的字面与隐意，假假真真，他心中有数得很，并不糊涂，所谓“怀疑主义”，所谓“不下判断”，外表而已。这种

阳奉阴违、真真假假的两面人作法，与当时天主教的严酷思想统治是互为表里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头顶，随时都可以落在头上。这使蒙田在文章中不能不虚与委蛇，往往云遮雾罩、反讽调笑，用他那种富有弹性、但亦可伤及骨髓的怀疑主义武器作战。当然，这是一种智术，也是蒙田独特的性情之流露。一切事物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掂量，视野开阔、见解通达，语言机智而又冷隽，嘴角含着讥讽而又悲悯的笑，在人们司空见惯、不容置疑、或奉若神明的事物上看破一个弥天大谎、看透一场严肃的荒唐、看出可笑的荒谬性，使人们为之震惊，思想激出火花，这是蒙田所独有的智慧特色。

欧洲中世纪思想上的一个特点是神统治人，人的个性、人格和尊严全交给了神、上帝，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条会干活的肉体，行尸走肉而已，灵魂与尊严全转让给社会大米仓中的老鼠——教会和牧师。而文艺复兴时期则发现了人，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和尊重。可以说，这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再认识。为人类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文学家曾唱出一曲人的颂歌，把人说成是世间最优美的造物：“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

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二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皮科（Pico, 1463—1494）的《论人的尊严》则从正面自豪地宣布人的尊严与幸福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崇高现实地位。作为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也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他也强调对人本身的研究的重要性，但却与莎士比亚、皮科截然不同。蒙田更多的不是颂扬，而是无情地揭露并抨击了人的弱点、缺点乃至弊端。这两个方面——对人的歌颂与批评——恰恰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人的认识的两个互不可少的重要方面以及所达到的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这两个方面同样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都具有深刻时代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从现象上看，蒙田驳斥了皮科的观点——蒙田的长文《为雷蒙·塞邦辩护》即为驳斥皮科而作，但从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完整意义上看，则实在是对皮科观点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诚然，人类是多么优美，是世间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有多少天才的雕刻家和画家为人类优美的风姿留下了极可宝贵的艺术珍品，使世代的人们望风怀想，怎不依依于人

的美，怎不痴迷于现实的人生！然而人类自身同时又有着那么多的缺点、错误、可鄙的弊端、乃至有时竟禽兽不如、令人发指（例如宗教裁判所的酷刑，屠杀持不同信仰的同胞）！皮科更多地看重前一点，那是当时热情奔放地向封建神学作战、争取人权所必须的；而蒙田则更多地揭示了后一点，这是冷静沉思人类自身改善问题时必然会出现的。蒙田不免也嘲弄一下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至理名言，他指出，人应当先“量量自己”。这个思想是独到、深刻的。蒙田看到的丑恶东西无疑是太多了，他不能不持一种反讽的怀疑的目光看待那些古往今来的动听的颂扬词藻。他宁愿人类更自知、更清醒些，能够看到自身的缺点、错误、弊端乃至罪恶，能够就此数端而痛下针砭。他不是空想家，也没有那么多宗教的偏激，他已老到了，更多的是务实、静观、对人事和人性的洞察和剖析。皮科与蒙田所持的两种观点恰如奏鸣曲中的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之交相争鸣，形成人的自我认识上的一种“二律背反”。伟大与渺小、美好与丑恶，似乎构成了人的两面，而人类社会在这种自豪与自省、自信与自卑的二重精神心理中顽强地、富于进取心地前进着。人类一方面是骄傲的自我肯定，另一方面则是深刻的

自我批判；中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18 世纪卢梭的忏悔，19 世纪托尔斯泰的忏悔，显示出人类天良的未泯灭。人类一方面向外界无限地伸出征服的铁臂，另一方面则向内心深深探入自省的解剖刀；向外的无限开拓与向内的无限深掘，是人类前进中齐头并进、互益互补、相辅相成的两面，仿佛构成人类实践—理性的两面。在这两端分别站着的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蒙田是个冷峻、机智的思想家。他虽然不同意人们轻易下断语，但却主张要有“内心的主见”，反对人云亦云地盲从他人，反对迷信传统。他洞悉这种普遍存在的两重人格：一个人当众表演的“角色”与他内心的私欲和真实念头往往是分裂的。因此，他不去听那些大人物官冕堂皇的当众演讲，而是想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从幕后去看他们的真相。在他看来，布鲁特斯在帐篷中同心腹知己的私下倾谈要比他第二天的当众训话更有意义，他在卧室里的举动要比他在元老院的举止更重要，更能显示出他的本来面目。蒙田对人类心灵和作伪手段独具只眼，这也是当时社会的虚伪风气和天主教的行骗教育了他。他指出，为公众服务的口号可能隐藏着野心，一个人可能出于自傲才装得谦虚。他有时提出这

样饶有兴味的问题：“当我逗着我的小猫玩的时候，天晓得是它在逗着我玩，还是我在逗着它玩？”这令人想到庄子的迷惘：庄周梦蝶？抑蝶梦庄周？蒙田幽居独处时，心中仍然有一把尺子在衡量自己，对自己的人格仍是不放松要求：“我们过着一种独居生活，避开了众人的耳目，但我们自己的心灵中却需要有个标尺来衡量自己行动的合理性……我有我自己的法律和法庭来审判我自己”。这种自省精神，令人想到中国古代儒家的“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他由对雄才大略、以武功著称的亚历山大的崇仰转到对有着内省智慧的智者苏格拉底的崇仰，也透露出他精神追求上的重要变化。他更重对自身的征服、把握和塑造，更重人格的圆满和精神上的修养。蒙田有着思想家式的内省智慧，并且是以幽默和反讽的口吻挑露事物真相，不仅显示出他独特的个性和性情，而且代表着文艺复兴晚期思想家所达到的一个重要思想深度。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这句话应当永远镌刻在每个人的心坎上。

孙乃修

1985年8月15日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